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

起玄默困敦正月盡昭陽赤奮若十二月凡二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五年春正月己丑詔聽降羌歸國己亥置京城  
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辛丑司天監靈臺郎尤

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上以瑛狀付中書  
安石遂謂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詔刺配英州牢  
城安石翌日乃出 二月以兩浙水賜穀十萬石賑之  
仍募民興水利 癸亥太白晝見 丙寅以知鄭州呂  
公弼為宣徽南院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蔡挺為樞  
密副使挺在渭州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  
堂輪諸將五日以教閱隊伍金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  
行間遇用奇則別為一隊出戰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時

土兵有闕詔募三千人挺奏土兵不必補當以涇渭儀  
原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  
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  
募土兵省費多矣從之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挺  
又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  
取邊民闡市蕃鄣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養馬鎮戎軍  
壕外有土山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覘賊往來開膏腴  
之地二千頃募弓箭手三千耕守賜名熙寧砦謀告夏



人數萬集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遂潰遣四將分路  
追討破其七族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  
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關中大擾挺討平之帝  
曰慶卒為亂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進龍圖直學士至  
是遂有此命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於崇政  
殿善之下以為諸路法挺為人有智計多詭譎自以有  
勞久畱邊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應念玉關人老之  
句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於禁掖帝聞而閔之故

有是拜 三月甲午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日尊  
公蘊之孫也既死乾德幼母黎氏燕燕太妃與宦者李  
若吉同主國事計至遣使弔贈 戊戌判汝州富弼致  
仕弼至汝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  
歸洛養疾許之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  
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王安石嘗有所建明帝却之曰  
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  
其敬之如此 丙午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

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以抵當物力多少均分賒請相度立限歲出息二分納還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帝削去此條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愛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

為聖政臣愚竊謂此乃聖政之闕也自是諸州上供薦  
席黃蘆之類悉令計直從民願者市之以給用尋改在

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滁州成都廣州

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考異陳瓘論王安石日錄所載熙寧中奏對語多不實其言曰

神考不欲於律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  
孝孫將順聖美不為過也日錄但為顯揚呂嘉問故不  
以御批為是不以孝孫為然於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設  
法傾之則無异不能為害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  
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為紙鋪孫家為  
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改正如此豈有為天下主乃只如  
紙鋪孫家所為何以謂之人主嗚呼設法相傾之語謂  
之不誣可乎紙鋪孫家之語謂之不誣可乎按帝既減

去鞍固之條豈更欲設法相傾其誣帝明甚若然鋪  
孫家之語陵悖褻嬖無復人臣禮制而不錄可也

羣牧使李肅之知永興軍帝戒令綏撫一路肅之曰自  
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擾州縣耳帝不悅 夏四月庚戌  
朔立殿前馬步軍春秋校試殿最法 己未括閒田

知定州滕元發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  
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諸邊無異乞下本道逐州縣  
并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  
者自為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

可用從之元發即甫也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 丁卯二股河成深十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決口亦塞 五月辛巳以古渭砦為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為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

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庚寅以青唐大首領包順為西頭供奉官 辛卯王安石以王韶書進

呈詔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帝與安石  
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安石曰  
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  
然亦不能減匈奴帝曰武帝自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  
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為霸  
於天下能用人也帝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  
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半  
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 壬辰以趙

尚寬等前守唐州辟田疏水有功增秩以勸天下 丙  
午太白晝見 行保馬法王安石始建此議文彥博吳  
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  
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  
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  
與其直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  
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  
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



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六月壬子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永興軍曾公亮以太傅致仕 癸亥詔分經義論策為四場以試進士 丙寅作京城門銅魚符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乞復之乙亥詔於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 是月河溢北

京夏津

秋七月壬午詔以權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

市易務為東務上界

辛卯詔在京商稅院雜買務並

隸提舉市易務

壬寅以曾孝寬為史館修撰兼樞密

都承旨舊用武臣以文臣兼領自孝寬始也

編修三

司敕條例刪定官郭逢原上疏曰陛下固以師臣待王

安石矣而使之自五鼓趨朝僕僕然北面而亟拜尚守

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諭也又曰宰相代天理物無所

不統臣愚以謂當廢去樞府併歸中書合文武於一途

歸將相於一職復兵農於一事此堯舜之舉也今安石  
居宰輔之重朝廷有所建制特牽於樞府而不預則臣  
恐陛下所以任安石者蓋不專矣疏奏帝甚不悅他日  
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見  
所上書欲併歸樞密院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  
曉事可試用也 閏月庚戌遣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  
荆湖北路帝思用兵以威四方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  
言峽州峒酋刻剥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

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  
時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  
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  
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相繼納土願為王民始創城砦  
比之內地矣 詔入內供奉官以下已有養子而更養  
次子為內侍者斬 帝因河湓語輔臣曰聞京東調夫  
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  
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

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以為然章惇經制夔夷押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知南川縣新津張商英負氣倜儻豪視一世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惇檄至夔與惇相見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薦諸王安石得召對除

光祿寺丞尋加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時帝方厲  
精政事廷臣片言悟意者驟見進用商英上疏曰陛下  
即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一曰  
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之則為  
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害臣願陛下與大臣宜安靜  
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雖使裨諶適  
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筭終莫見其成也 壬子詔武學  
生員以百人為額遇科場一年委樞密院降宣命武臣

路分都監及文臣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堪應武舉者  
一人其被舉人遇生員闕願入學者聽 監察御史裏  
行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凡蝗蝻為害須捕盡  
乃得聞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  
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進奏院以不應法不  
敢通奏夫蝗蝻幾徧河朔而邸吏拘文封還奏牘必俟  
其撲盡方許上聞陛下即欲於此時恐懼修省以上答  
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御批進奏院徧指揮諸路轉

運安撫司今後有災傷令所在畫時聞奏王安石曰諸路安撫司有無限合經制事又何暇管勾奏災傷狀乎帝笑而不答先是內批付安石聞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籍籍怨謗以為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令但依魏繼宗元擘畫施行於是安石留身白帝曰必有事實亡宣示帝曰聞榷貨賣冰致民賣雪都不售又聞買梳朴即梳朴貴買脂麻即脂麻貴又聞立賞錢捕人不來市易司買賣者安石曰果爾則是臣欲以聚



欽誤陛下也臣素行陛下所知何緣有此事帝曰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更須審察耳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問別有聞奏 甲戌徙知青州趙抃為資政

殿大學士知成都時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選擇大臣為蜀人所信愛者故以命抃召見之抃乞以便宜從事即日辭去既至蜀治益尚寬密為經略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劍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下法吏以意決之

但處孝忠以私度罪餘皆不問 八月甲申觀文殿學

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太常初謚曰文以配韓愈  
常秩方無太常與修相失乃言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  
忠字實抑之也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  
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凡歷數郡不  
見治跡不求聲譽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  
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政事  
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

碎耳修父觀蚤卒母嘗謂修曰汝父為吏常秉燭治官  
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  
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  
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  
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獎引後進如  
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蘓洵子軾  
輒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  
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為文豐約中度其

言簡而明信而通五代以來文體卑弱至是一變而復  
於古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辭約多  
得春秋遺旨蘇軾序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  
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秦鳳  
路沿邊安撫使王韶引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  
神平破抹耳水巴族初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  
曰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  
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踰竹牛嶺壓賊軍而陳令曰敢

言退者斬使皆下馬少息賊乘高下聞軍小却韶躬被  
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潰走焚其廬帳洮西大震會  
木征渡洮來援餘黨復集韶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  
聲而潛師越武勝遇木征首領霞裕勒等與戰破之遂城  
武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  
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  
知不可已乃始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  
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自

是韶進討輒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丁亥詔求歐陽

修所撰五代史 壬辰以武勝城為鎮洮軍 乙未詔

侍從及諸路監司各舉有才行者一人 己亥詔以京

西路分南北兩路襄鄧隨房金均郢唐八州為南路西

京許孟陳汝蔡潁七州信陽軍為北路 辛丑貶太子

中允同知諫院唐垕為潮州別駕初王安石喜垕令鄧

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

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

也。堯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堯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堯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堯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播易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堯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堯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會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

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又言元絳薛向陳繹安  
石順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  
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為賢  
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垌慷慨自若畧不  
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  
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謬舉安  
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 甲辰王韶破  
木征於鞏令城降其部落二萬餘人 帝患田賦不均



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墨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麇竒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

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  
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  
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  
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  
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為  
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丁未御史  
裏行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  
不稱其職乞精擇名臣以代之不報 癸丑許宗室試

換文資

癸亥始御便殿旬校諸軍武技

丁卯詔以

淮南路分東西兩路揚毫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為  
東路壽廬蘄和舒濠光黃八州無為軍為西路 權發  
遣延州趙高奏根括地萬五千九百餘頃招漢蕃弓箭  
手四千九百餘人騎團作八指揮壬申詔以高為吏部  
員外郎賜銀絹二百匹兩 冬十月戊寅知華州呂大  
防言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頭谷山巔摧陷其下平地  
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涌起堆阜各高數丈長

若隄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  
詔賜陷沒之家錢有差 戊戌升鎮洮軍為熙州以熙  
河洮岷四州及通遠軍置熙河路除王韶龍圖閣直學  
士為經畧安撫使知熙州然河洮岷猶未能復也 減  
秦鳳囚罪一等 十一月癸丑河州首領霞裕勒來降以  
為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丁卯貶監察御史裏行張  
商英監荊南稅時臺勘劫盜李則從輕定罪樞密檢詳  
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初治商英言此出大臣私忿

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耳目之官無為兩府所脅帝為傳其獄商英遂言樞密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及縱院吏任遠犯法十二事於是文彥博吳克蔡挺並上印求去帝難之為謫商英 壬申分陝西為永興秦鳳路仍置六路經畧司 章惇招降梅山峒蠻蠻姓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二城置安化縣

隸邵州 十二月丙子赦亡命荆南溪峒者 丁丑詔

太原置弓箭手 戊寅改溫成廟為祠 壬申陳升之

起復為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 癸

未雨土 乙未築熙州南北關及諸堡砦 是歲河北

大蝗 帝嘗言祖宗皆愛惜天地不肯橫費漢文帝云

朕為天下守財耳王安石曰人主能以堯舜之政澤其

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

下正理然安於節儉自是盛德足以率厲風俗此臣所

以不敢不體聖心也

六年春正月辛亥詔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先是中書奏請議僖祖神主祧遷下兩制詳議元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以上世數既不可復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

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請以僖祖為始祖之廟庶合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言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太祖皇帝孝養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靖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為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



今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為僖祖立室禘  
祫之日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以伸其尊由太祖而下  
親盡迭毀之主皆藏諸僖祖室是時韓琦還判相州聞  
之歎曰此議足以傳不朽矣禮官章衡等請以僖祖為  
別廟蘇祝請以僖祖祔景靈宮帝以固議問王安石安  
石曰為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  
姜嫄禋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祖之  
上不然則周不為嘗廟而立姜嫄者何也帝遂以安石

論姜嫄之言為然詔依絳等議 二月辛卯夏人寇秦

州都巡檢使劉惟吉敗之 丙申永昌陵上宮東門火

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壬寅韓絳自許州徙知

大名府 三月己酉詔贈熙河死事將田瓊禮賓使錄

其子三人孫一人 庚戌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三經

義命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

其事安石不可乃止 辛亥試明經諸科 丙辰司天

監言四月朔日當食九分詔自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

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己未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

選京官朝官選人或舉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

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員 壬戌御集英殿賜奏名進

士明經諸科余忠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

總五百九十六人賜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

為期集費 丁卯宰相上表請復膳不許 詔進士諸

科並試明法法官 戊辰置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

各一員從呂惠卿請也 庚午封李乾德為交趾郡王

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雲陰不見宰臣進賀以為聖  
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乙亥以期集院為律學置  
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  
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  
事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戊寅知桂州沈起乞  
自今本路有邊事止申經畧司專委處置及具以聞從  
之自王安石用事銳意開邊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  
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

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  
萬可計日以取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  
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時起為度支判官言南交小醜  
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迎合安石遂一意事攻  
擊交趾始貳 乙酉熙河經畧司上河州得功將卒王  
安石白帝士氣自此益振帝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  
此言是也安石曰舉事則才者出不才者困此不才者  
所以不樂舉事也 甲午定齊徐等州保甲 戊戌裁

定在京吏祿已亥文彥博罷市易司既立至果實亦  
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歛民怨致華岳山崩為帝極  
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  
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王安石  
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  
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先是韓絳與安石協力排  
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又置審官西院以奪其權彥  
博內不平堅求補外帝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

矣彥博輒歸臥帝又面諭之乃復視事至是求去益力  
遂以守司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是月始置  
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  
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  
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  
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  
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  
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斫大

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耳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



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

自衛州濬至海口以子淵為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五月癸卯朔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以其地來降 戊

申詔興水利凡創水碓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

論不以赦原官司容縱亦如之

方異宋史本紀繫八月戊申今從長編

乙丑詔京東路察士人有行義者以聞 以瀘夷叛詔

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為梓夔察訪司得以便宜措置諸

夷事 六月丁丑提舉在京市易務奏三班借職張吉

甫為上界勾當公事吉甫辭以見為李璋指使方在降

謫一旦捨去義所不安帝嘆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雖小人陳義甚高賢於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初韓絳宣撫清臣從辟會絳無成功被貶清臣規自全多毀絳故帝薄之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本監測驗薄氣朔差互而崇天厯氣後天明天厯朔後天其失皆置元不當未可考正浮漏渾儀亦各有舛戾詔衛朴別造厯與舊厯比較疎密其浮漏渾儀令依新樣製造司天別測驗以聞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

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歛數州之所作而聚以  
為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  
為匠師從之己亥知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  
卿判監事軍器舊領於三司胄案至是按唐令置監而  
廢胄案焉 己丑中書以勸課栽桑之法奏御帝曰農  
桑衣食之本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為州縣約  
此以為貲升其戶等耳舊有條禁可申明之遂以其法  
下諸路每歲二月終點檢栽及十分者有賞不及七分

者有罰 是月知南康軍營道周敦頤卒初因舅鄭向  
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  
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  
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  
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  
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不獨以得  
罪為憂而且以汙穢善政為恥累遷至廣東轉運判官  
施設未竟而病作遂求知南康以歸至是卒敦頤信古

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賓友  
其家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黃庭堅稱其人  
品最高胃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  
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焚燬陋於希  
世而尚友千古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  
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  
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  
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

為知道使二子顒頤往與之遊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  
所樂何事顒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  
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顒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  
邪其善開發人如此敦頤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既至  
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  
居瀟溪以名之學者稱為瀟溪先生 秋七月乙巳詔  
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一鑄錢監江南荆

湖南路以十五萬緡餘以十萬緡為額 己酉禱雨

甲寅錄在京囚死罪以下降一等杖罪釋之 丁巳詔

沿邊吏殺熟戶以邀賞者戮之 乙丑分河北為東西

路大名開德河間三府滄冀博棣莫雄霸德濱恩清十

一州德清保順永靜保安保定五軍為東路真定中山

信德慶源四府相濬懷衛洺深磁祁保九州天威北平

安肅永寧廣信順安六軍為西路 丙寅夜西北有聲

如礧 八月命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兩



浙水利帝謂王安石等曰此事必可行否安石曰括乃  
上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妄舉帝曰事當審計  
無如鄆賈妄作中道而止為害不細也丁丑括奏言浙  
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瀆多皆湮廢今若一出  
民力必難成功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役從之 甲

申罷簡州歲貢綿紬 甲午賜熙河涇原軍士特支錢

戊戌復比閭族黨之法 九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

立歛散法 戊申詔興水利 辛亥御崇政殿策武舉

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  
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  
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  
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試焉 戊午岷州首領  
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羗叛韶回軍  
擊之吐蕃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  
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阻隘釋馬徒行日至六七木征  
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

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山路未令征聞先聲遂以城降詔入岷州於是疊洮二州羌酋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軍行凡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是役也人皆傳詔已全師覆沒及奏捷帝乃大喜進詔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王安石謂詔謀中機會故所至皆捷云 戊辰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負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

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  
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遂行  
之 冬十月辛未章惇擊南江蠻平之初湖北蠻向永  
晤舒光銀等各以其地歸順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  
難制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資褊窄無謀褻慢夷獠  
為懿州蠻所殺惇遂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 駙  
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帝謂王安石曰卿  
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

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彼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  
易通也 辛巳以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御紫宸殿受

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安石固辭曰陛下拔王  
詔於疎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執政奉承聖旨而  
已不敢獨當此賜帝又諭旨曰羣疑方作朕亦欲中止  
非卿助朕此功不成安石乃受賜 甲申朝獻景靈宮

丙戌賑兩浙江淮饑 壬辰行折二錢 丁酉遣使

撫熙河戰骨是月開直河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

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  
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  
淵及朱仲立領其事聞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  
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  
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也知  
定州滕元發入覲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  
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元發  
在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塞邊民來逃者將

吏大駭請即治兵元發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契丹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愧服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元發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得體邊人安焉元發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元發去國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幹運六

合璧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避其言

十一月癸丑中太一宮成乙卯親祀太一宮 丙寅詔

京畿收養老弱凍餒者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一

起開禧攝提格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七年春正月辛亥賞復岷洮等州功西京左藏庫  
使桑湜等遷官有差 壬子幸中太一宮宴從臣又幸

大相國寺御宣德門觀燈 乙卯封皇子俊為永國公

甲子熊本奏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嚮導耳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首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等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求內附本還帝

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  
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賜三品服  
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辛未發常平米賑河陽饑民  
癸未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 庚寅

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又詔以  
鄆州左司理參軍葉濤等二十三人為諸路教授國子  
監言濤等所業堪充教授故也 乙未知河州景思立  
與青伊結果莊戰于踏白城敗死賊遂圍河州 廢遼

州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時王韶入朝景思立既敗  
死木征勢復熾遂圍岷州總管高遵裕遣包順等擊走  
之 癸卯以旱避殿減膳 乙巳白虹貫日 詔役錢  
每千納頭子五文凡脩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並  
用此錢不足即用情輕贖銅錢輒圓融者以違制論不  
以去官赦原先是公家之費有敷於民間者謂之圓融  
汙吏乘之以為奸至是始悉禁焉 丙午遣使分行諸  
路募武士赴熙河 庚戌詔熙河死事者家給錢有差

令諸路監司察留獄

兩浙察訪沈括言兩浙上供

帛年額九十八萬民間賠累甚多後來發運司以移用財貨為名增兩浙預買紬絹十二萬乞罷之以寬民力從之詔聞定州民有折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帝問王安石納免行

錢如何或云提湯餅人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經中書指揮中書實無此文字陛下治身無愧於堯舜至於難壬人疾讒說即與堯舜實異帝曰士大夫

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  
近習相為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  
帝又患置官多費安石曰創置官司所以省費也帝曰  
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厯中  
為極少安石曰陛下欲足用必先理財理財即須斷而  
不惑不為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為帝曰古者  
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  
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

有次布總布質布麁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  
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豈但什一而已

丙辰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  
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  
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  
其雄州外羅城修已十三年並非創築且非近事北朝  
既不欲更不令續修白溝館驛亦須遣官檢視如有創  
置樓櫓箭牕等並令毀拆屯戍兵亦令撤回國書云倘



事由夙昔固難徇情誠界有侵踰何愴改正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秘書丞呂大忠如遼 癸亥詔司農寺以常平米三十二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置官場減直出糶 翰林學士韓維對延和殿帝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帝感悟即命維草詔行之乙丑詔曰朕涉道日淺闇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

早曠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  
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  
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  
之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歛失其節與忠  
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何嘉  
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  
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  
心交儆成朕志焉詔出人情大悅 自去歲秋七月不

雨以于是月帝憂形於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福清鄭俠為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已思欲盡忠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

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  
三往見之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  
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  
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  
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又欲辟為  
檢討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  
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  
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

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  
善乎是時免役法出人或以為苦雖負水拾髮擔粥提  
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  
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  
幾詔小夫裨販者免征商之重者日損其七他皆無所  
行至是大旱人不聊生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  
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為糜  
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

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乃繪所見為圖具疏詣閣門  
不納遂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曰去年大蝗  
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  
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  
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  
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  
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  
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

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皇皇不給之狀圖以上聞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癸酉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

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叫相賀是日果雨甲戌輔臣入賀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且責之皆再拜謝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唯方田暫罷河州之



被圍也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諸將欲趣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也乃直趣定羌城乙亥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景思立覆軍賊勢復振而京師風霾旱災相仍議者欲棄河湟帝為之旰

食數遣中使戒詔持重勿出及是捷聞乃大喜賜詔嘉之  
丙子御殿復膳求言詔下判西京御史臺司馬  
光讀之感泣欲默不忍乃復上疏曰方今朝之闕政其  
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  
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  
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  
國未治而侵擾四方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  
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

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知青州滕元發言新法之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一下手詔自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皆不聽 已卯以高遵裕為岷州團練使

甲申詔邊兵死事無子孫者廩其親屬終身 王韶

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城後焚賊八千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乙酉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是日雨電 丙戌王安石罷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

名府韓絳復同平章事翰林學士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秉政五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一日侍太后至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唯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皇太

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  
自為之顙泣曰何至是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  
帝曰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  
自安求去位帝再四慰留欲處以師傅之官安石不可  
願得便郡乃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  
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  
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  
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以南江蠻懿州

地置沅州 已丑詔曰朕度時之宜造為法令已行之  
效固亦可見吏有不能奉承然朕終不以吏或違法之  
故輒為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而深治之時呂  
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徧遺諸  
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白帝降此詔申明之 帝與  
執政論免行錢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使百姓出錢輕  
於往日即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人猶以為言者此  
實除去衙前賠費深弊且天下貢物所以奉一人者朕

已悉罷羣臣亦當體朕此意以愛惜百姓為心馮京曰  
朝廷立法本意出於愛民然措置之間或有未盡但當  
開廣聰明盡天下之議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  
則天下受賜矣 詔中書自熙寧以來創立改更法度  
令具本末編類以進 丁酉詔王韶發木征及其家赴  
闕進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  
賜絹八千匹初韶入朝加資政殿學士至是又加觀文  
二學士非常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 遼遣樞密副使

蕭素等議疆界於代州境上初劉忱呂大忠既奉使而大忠遭父喪有詔起復知代州忱對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敵地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勅曰敵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至是與素等會于代素等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改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等會皆以理折之稍屈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



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  
考異契丹國志云是年九月遼使蕭素詣宋議疆事宋  
遣劉忱呂大忠與共議于代州忱行視分水嶺在此時  
按宋史神宗紀是年三月蕭禧來言河東疆界命劉忱  
議之四月遼使蕭素議疆界于代州境上東都事畧附  
錄及呂大忠傳是年遼使再來皆蕭禧無蕭素素乃以  
四月與忱大忠議於代州境上未嘗來聘也事畧神宗  
紀云四月遼遣蕭素梁穎來而不言議疆界於境上契  
丹國志載境上之議又不在夏而在秋蓋以四月蕭素  
之議與九月蕭禧之聘錯認為一人一事也宋史於神  
紀九月不書蕭禧復來偶失之耳觀下文十月詔韓琦  
等條代北事宜而事畧附錄載是詔亦在蕭禧再來之  
後則來在九月從可知也又按宋史呂大忠傳蕭禧復  
來神宗但召執政與劉忱及大忠議而無遣往代北之  
事東都事畧亦同是知忱行視分水嶺當在四五月間

契丹國志以為九月  
非也故附見於此

五月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

師中言旱既太甚民將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動民之行  
應天之實臣恐不足以塞天變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  
道之士召詣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  
輔聖德如此而後庶幾有敢言者臣愚不肖亦未忘舊  
學陛下欲為富國彊兵之事則有禁暴豐財之武欲為  
代工熙載之事則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  
舍諸帝以師中敢肆誕謾輒求大用責授和州團練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師中素為王安石所惡至是呂惠卿附安石意請出師中疏付外因摘其語激帝怒遂廢斥之師中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於時 壬寅雨雹癸卯大雨雹 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已罷詩

賦所試事業即與制科無異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已而秘閣考試所言應制科陳彥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至是呂惠卿執政復言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丙辰以館閣校勘呂升卿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為崇政殿說書升卿惠卿弟也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帝時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帝問難甚苦季長辭屢訕帝問從誰受此義曰受之王安石帝笑曰然則且爾

季長雖黨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呂惠卿所為  
以為必累安石雱等深惡之故不甚進用 壬戌國子  
監言太學生員多而齋舍少先以期集院為律學外屋  
尚百餘間乞盡充學舍從之為屋百楹學者以千計

乙丑大雨水壞陝平陸二縣 是月三司使曾布提舉  
市易司呂嘉問並罷初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  
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力辯至譏帝為叢脞不  
知帝王大畧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

為嘉問辯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  
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以奏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  
陵使薛向出其上及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劄詢  
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  
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  
布與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  
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持不可帝遂詔中  
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

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惠卿執政遂治前獄請令中書悉取案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寢廣令布送中

書至是詔章惇曾孝寬鞠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並落職布出知饒州嘉問出知常州六月丁亥廣州鳳凰見以木征為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辛卯詔以司天監新製渾儀浮漏於翰林天文院安置初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一無所知乃以太子中允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物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歷醫藥卜算無不通曉皆有所論著始



製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樸造新厯募天下上太史  
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為五至是渾儀浮漏成括與  
秋官正皇甫愈等各賜銀絹有差 詔監安上門鄭俠  
勒停編管汀州始朝廷以俠為狂置而不問及呂惠卿  
執政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踰寸俠又上疏論  
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  
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  
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疏極陳時政得

失民間疾苦幾五千言且曰安石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相扳援以遂前非不復為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為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惠卿大怒白帝重責之帝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者撥併軍營令會計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特支及廉從外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草二百萬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使得人更

令久任使之經畫財其可勝用哉 秋七月癸卯羣臣  
五上尊號曰紹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 癸亥以  
米十五萬石賑河北西路災傷 是月行手實法時免  
役出錢或未均司農寺言五等丁產簿多隱漏不實呂  
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請行之其法  
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  
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  
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

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創是法猶令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由是益困 八月丙戌命知制誥沈括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人未諭朝廷意相挺為

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解鹽以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對曰知之帝曰何如括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載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偏箱鹿角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便捷今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世謂之太平車恐兵

間不可用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  
鹽事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賣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  
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  
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知虜鹽又何如止  
絕若更須列侯加警則恐得不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  
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君有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括曰  
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虜鹽可禁括不  
敢以為非也括自太子中允擢知制誥纔三月至是察

訪河西路所陳凡三十一事詔皆可之 癸巳集賢院

學士宋敏求上編脩閣門儀注 九月有司言供億錢

穀多在浙西計置及水利事盡在蘇秀等州今分為兩

路必至闕事於是詔兩浙仍合為一路 壬子三司火

自己至戊止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時元絳為三司

使宋迪為判官迪遣使煮藥失火火熾帝御西角樓以

觀知制誥章惇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經由西

角樓帝顧問左右以惇為對明日迪奪官絳罷以章惇

代之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為奸也  
癸丑置三十七將京畿七河北十七京東十京西三  
從蔡挺請也 知大名府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

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  
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  
程昉以憂死 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開魚肋水  
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  
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



出之田畧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回河頭將復成水  
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  
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  
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  
之代北疆議踰時不決遼復遣蕭禧來言甲寅詔樞  
密院議邊防冬十月壬申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  
博曾公亮詔曰通好北國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  
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辯比勅官吏

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  
必得彼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  
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  
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  
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  
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來與不來  
於國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  
吐蕃之地以建熙河所費不貲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

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創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必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方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畝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

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安靖四方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摠累朝之宿憤矣弼言朝廷諸邊用兵敵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

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敵藉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為界緣慶厯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備邊使戰勝守固而已遽襲幽燕恐將噬臍公亮言敵人侮強畏弱故須控制得術嘉祐間夏國妄認同家堡為界延州牒問遂圍大順寇邊不已絕其歲賜始求帖服今待敵極包容矣不使知

懼恐未易馴擾控制之術毋令倒持彼且知中國之不  
可窺則姦謀自息矣帝召劉忱呂大忠與執政議之將  
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  
英弼來盡索關南地亦與之乎帝默然忱與大忠堅執  
不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還三司許大忠終制 戊  
寅詔浙西路提舉司出米賑常潤州饑 韓絳請選官  
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  
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

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庚辰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范純仁自和州徙知邢州未至詔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純仁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卿隨侍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度必有以開邊之說誤帝者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法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

城壘愛養百姓臣策疲驚不敢辭若使開拓封疆侵攘之事非臣所長願別擇才帥帝曰卿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耳遂行十一月己未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呂惠卿得君怙權慮王安石復進乃援郊祀赦例薦安石為節度使方進劄帝察知其情遽問曰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無以對十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丁卯文武官加恩以知慶州王韶為樞密副使辛巳遼詔改明



年元曰大康往時高麗入貢皆自登州是歲遣其臣金良鑑來言欲遠契丹乞改塗由明州詣闕從之 涓井

長寧夷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 遼生女直部節

度使烏古鼐死女直本女真其先出於勿吉居古肅慎地肅慎即漢挹婁也後魏謂之勿吉有七部曰粟末曰伯咄曰安車骨曰拂涅曰號室曰黑水曰白山至隋改號靺鞨五代時始稱女真唐初有黑水靺鞨二部皆附於高麗其五部則無聞焉李勣之破高麗也粟末部去

保東牟姓大氏是為渤海國黑水部仍居肅慎地南鄰  
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姓挈氏又號完  
顏氏開元中來朝遂置黑水府以其部長為都督賜姓  
名李獻誠為置長史監之訖唐世朝貢不絕及渤海盛  
強因役屬之朝貢遂絕於中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  
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遼號生女真  
其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名黑龍江所謂白山  
黑水也已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又有黃頭女真其

人慙樸勇驚謂之輝發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粟  
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為雄長僻  
處契丹東北隅至宋建隆二年以馬入貢終太祖世不  
絕太平興國六年來朝淳化二年首領額爾吉等上言  
契丹怒其朝貢中國置三柵於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  
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但降詔撫諭而不  
為發兵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  
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沒屬

契丹不復入貢其始祖曰堪布堪布生烏魯烏魯生巴  
哈巴哈生綏赫綏赫生實魯實魯生烏古鼐烏古鼐能  
役屬諸部會遼五國佛寧部節度使巴延穆爾叛遼將致  
討烏古鼐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  
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從之  
烏古鼐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  
直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  
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

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  
衆至是五國穆延部舍音貝勒復叛遼烏古鼐伐之舍  
音敗走烏古鼐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舍音之功行次來  
流水疾作而死子合里博嗣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二

起旃蒙單閼正月盡景兆執徐十二月凡二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罷挺奏事殿中疾作而撲  
帝親臨賜藥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

是日馮京亦罷初鄭俠劾呂惠卿姦邪且薦馮京可用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為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坐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與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惠卿欲併中之乘間白帝曰俠書言青苗助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知也若禁中有人被甲登

殿詬罵俠安從知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乞  
追使付獄窮治已而帝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  
未之識帝頗疑之御史知雜張璪承惠卿旨劾俠嘗游  
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  
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詔付御史獄時俠  
已行至太康還對獄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  
檢院投匭時集賢校理丁諷輒為無至道京稱歎之語  
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揖之曰君可謂



獨立不懼俠曰不意丞相為小人所誤一旦至此安國  
曰非也吾兄自以為人臣不當避怨四海九州之怨悉  
歸於已而後可為盡忠於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  
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獄成俠改送英州編管  
無至及忠信皆編管湖外京以右諫議大夫出知亳州  
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舍人錢藻草京制有大臣進退  
係時安危持正不回一節不撓等語鄧綰懼京再入且  
希惠卿旨言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係時安危朋

邪徇俗懷利私已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諭中外  
於是藻亦落職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負氣惡其  
儉巧數面折之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於其第安國  
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聲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  
惠卿知其以佞人目已也深銜之至是因俠獄陷安國  
俠赴汀州方在道惠卿令奉禮郎舒亶往捕搜其篋得  
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札悉按姓名治  
之惠卿欲致俠於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

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以遷焉

考異宋史王安國傳云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按如此則復書所謂佞人豈必是惠卿唯當時獨惠卿在坐安國覲面譏諷故惠卿恨之深耳今從事畧

丙午分京東為東西兩路青淄濰萊登密沂徐

八州淮陽軍為東路鄆兗齊濮曹濟單七州南京為西

路輟江南東路上供米均給災傷州軍 丁未御宣

德門觀燈 乙卯詔出使廷臣所至采吏治能否以聞

雨木冰 丁巳權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  
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  
以空文行今商號鐵冶所收極廣苟即冶更鑄折二錢  
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  
帝批委公弼總制營辦 戊午詔所在流民願歸業者  
州縣齎遣之 己未洮西安撫司以歲旱請為粥以食  
羌戶饑者 二月以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為右贊善大  
夫權發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 甲子增陝西

錢監改鑄大錢從皮公弼請也 丙寅封皇子僖為景

國公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

石復以本官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

安石力為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遂叛安石忌其

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

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時韓絳頗處中

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

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翼日帝遣勾當御藥

院劉有方齋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而進七  
日至京師 戊寅命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內押班  
李憲等行視寬廣處闕殿前司馬步軍二千八百人教  
李靖營陣法 乙酉察訪使曾孝寬言慶歷八年嘗詔  
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被甲馬一  
匹以備非時官買乞檢會施行從之戶馬法始於此

丙戌詔停京畿土功七年 三月丁酉賑潤州饑 戊  
戌知河州鮮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田十頃

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二人從之 庚子遼復遣蕭禧  
來理河東黃嵬地命韓縝與禧議之爭辯或至夜分禧  
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  
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  
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  
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謂括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  
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  
行括至遼遼相楊遵勗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

使吏士誦之遵勗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遵勗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癸丑復賑常潤饑民 戊午太白晝見 張方平以宣徽北院使出知青州未行帝問方平以祖宗禦戎之



策對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首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

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夏

四月乙丑詔減將作監冗官 太常禮院言已尊禧祖

為大廟始祖當正東向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為定禮

乙亥詔恭依 戊寅以吳充為樞密使 壬午湖南江

水溢 閏月樞密使陳升之以足疾請外乙未罷為檢校太尉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王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譏之號為荃相 廣源州蠻劉紀寇邕州歸化州儂知會敗之 壬寅沈括上奉元歷行之 癸卯

宣徽北院使知青州張方平改判永興軍分秦鳳兵為四將 壬子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縣主簿李逢謀反辭連宗室右羽林大將軍世居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

革命御史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御史裏行徐禧雜  
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革等伏誅初蜀人李士寧得導  
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以此出入貴家嘗見世居  
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  
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  
解釋其詩以為至寶之祥及鞫世居得之逮捕士寧而  
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謂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  
軌罪當死禧右士寧以為無罪帝命御史知雜樞密承

旨參治執政主禧議士寧但決杖配永州而百祿坐報  
上不實貶監宿州稅百祿鎮兄子也惠卿與安石交惡  
始興此獄連坐者甚衆欲引士寧以傾安石會再入秉  
政謀遂不行 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修之  
子也少好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  
辭獨探本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制度名物旁  
及天文地理靡不窮究蘇軾謂發得家學漢蔡邕晉張  
華之流也 甲寅錄趙普後 乙卯詔西南蕃五姓蠻

五年一入貢 五月辛酉朔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  
釋之 甲子分環慶兵為四將 丁丑雨土及黃毛

甲申熙河路蕃官殿直頓理謀叛伏誅 己丑遣使賑

廊延環慶饑 六月辛丑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九域

圖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  
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且所載古跡或俚俗不經  
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乃命館閣校勘曾肇光祿丞李  
德昂刪定既而言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九

域志 丙午醴汴水入河以通漕從都水監丞侯叔獻  
請也渠成而舟不可行尋廢 己酉王安石進所撰詩  
書周禮義帝謂安石曰今談經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  
德卿所撰經義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  
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  
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  
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安石新義行士子以經試於有司  
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晚歲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多

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天下爭傳習之而先儒之傳  
注悉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  
在好使人同己 丙辰遼詔皇太子濬總領朝政仍戒  
諭之 戊午司徒兼侍中太師魏國公判相州韓琦卒  
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發  
兩河卒為治冢帝自為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  
元勲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  
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喜愠不



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子忠彥使遼遼主聞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於

外國如此琦天資樸忠自稱安陽慙叟輕財好施家無  
留貲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為急  
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為多與富弼  
齊名號稱賢相時謂之富韓云 秋七月甲子處州江  
水溢 戊寅太白晝見 戊子分涇原兵為五將 命  
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疆事不  
已帝問於王安石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  
其地圖依黃嵬山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縝往盡舉與

之東西棄地七百里監察御史裏行分寧黃廉歎曰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啟強敵心矣其後遼人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為恨 秋八月庚寅朔日當食雲陰微雨不見 癸巳募民捕蝗易粟苗損者償之仍復其賦 丙申減官戶役錢之半 詔發運司體實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所供米毋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 庚戌韓絳罷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

欲杖拭用之絳執不可議於帝前未決絳即再拜求去  
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  
帝為逐佐至是稱疾乞罷以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  
知許州而三司會計亦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謂有公  
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為清議所少 癸河北  
京東兵及監牧卒修都城 丁巳大閱 九月庚申朔  
立武舉絕倫法凡武舉人射兩石弓馬射九斗謂之絕  
倫雖程文不合格並賜第 己丑以崇政殿說書呂升

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冬十月庚寅呂惠卿

罷先是惠卿弟升卿考試國子監而惠卿妻弟方通在  
高等為御史蔡承禧所劾惠卿乃謁告帝遣馮宗道撫  
問召赴中書王安石又親詣惠卿道帝意惠卿於是上  
表求外者三帝皆遣中使封還又有劄子帝復令安石  
同王珪諭惠卿惠卿入見帝曰無事而數求去何也豈  
以安石議用人不合邪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前此  
安石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一切託疾不事事

與昔日異不知欲以遺之何人帝曰安石何以至此惠卿曰安石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帝曰終不令卿去且俱至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帝復遣中使諭惠卿惠卿入見乃復就職初蔡承禧奏惠卿弄權自恣朋比欺國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為死黨曾旼劉涇葉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為奔走此姦惡之尤大者而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王雱復深憾惠

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鞠之帝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尋詔惠卿守本官知陳州 乙未

彗出軫 己亥詔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不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

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  
言火而驗復請以寶玉襍之公孫僑不聽則曰不用吾  
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  
況今星工乎所傳占書又當世所禁謄寫訛繆尤不可  
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  
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  
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



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  
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 庚子權三司使章  
惇罷中丞鄧綰言呂惠卿執政踰年所立朋黨不一然  
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章惇今惠卿雖已斥逐而尚留  
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邊冀除一堂而  
尚存穢之半也乃出惇知湖州 壬寅赦天下 罷手  
實法中丞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  
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

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  
即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  
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遂詔罷手實法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  
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  
不求諸道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  
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  
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

非所以應天變也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呂公著應詔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賢不肖素定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才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

古之為政初亦有不信於民者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丁未彗不見自始出至沒凡十二日 丙辰御殿復膳 丁巳富弼應詔上書曰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僚上封論事人方喜悅日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上累聖德遽成反汗天下大失所望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疎賤萬機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說所合者斷在不惑力賜

施行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豈復有災眚出見而上駭  
聖慮哉 張方平應詔上疏曰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  
害非一二可悉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故和氣不應災  
異薦作顧其事必有未協於民者矣法既未協事須必  
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一  
夕而九興也 十一月辛酉遼宣懿皇后蕭氏被誣賜  
死殺伶人趙惟一等並籍其家屬宣懿皇后者欽哀皇  
后弟樞密使惠之女也姿容絕世工詩善談論生太子

濬有專房寵又好音樂自制歌詞尤善琵琶故惟一得  
侍左右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擅權納賄勢傾一國  
及太子預朝政法度修明伊遜不得逞謀以事陷后并  
搖動太子會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伊  
遜以聞詔伊遜與張孝傑核狀因而實之族誅惟一等  
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 知桂州沈起規取交趾妄言  
密受旨遣官入溪峒點集土丁為保伍授以陣圖使歲  
時肄習繼命指使因督運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

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一切禁止知邕州蘇緘遺起書  
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朝廷以起  
生事乃罷起命劉彛代之彛至不改起之所為奏罷廣  
西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大治戈船遏絕互市交  
人疑懼至是分三道入寇戊寅陷欽州 壬午立陝西  
蕃丁法 癸未以右諫議大夫宋敏求知制誥陳襄為  
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臣專尚告  
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帝嘉納

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襄為侍御史時以言事數忤安石遂解臺職踰年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至是直學士院遇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對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下至鄭俠凡十三人且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安石聞而益惡之擿其小失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以為語犯俗嫌諷御史



劾襄出知陳州 甲申交趾陷廉州 王安石稱疾不出帝遣使慰勉之丙戌安石出視事其黨為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而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帝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皆聽安石由是權益重 詔渝州置南平軍先是渝州南川獠木斗叛命秦鳳都轉運使熊本往安撫之本進營銅佛霸破其聚落諭以盛德木斗舉漆州地五百里地來歸為四砦九堡至是建銅佛霸為南平軍召本還

以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帝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本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徒圜視四起交謹而合譟或諍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譟譟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其意蓋專媚王安石也 十二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判太

常寺元絳參知政事龍圖閣直學士兼樞密都承旨曾  
孝寬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絳立朝無特操在  
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其  
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辛亥以天章  
閣待制趙鼎為安南道招討使嘉州防禦使李憲副之  
以討交趾張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  
皆如其言 王安石復撰詩闕睢解義以進初安石撰

詩序稱頌帝德以文王為比帝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此則非安石言陛下德比文王誠無所愧帝曰朕豈不自知卿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詩序以進至是詔前後所上並付國子監鏤板施行 癸丑詔曰安南世受王爵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已命趙鼎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須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時交趾所

破城邑即為露布揭之衢路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怒故自草此詔

九年春正月乙丑雨水冰 戊辰交趾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解闔門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 己卯下溪州刺史彭師晏降章惇使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峒蠻

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官其下六十有四人 庚辰遣使祭南嶽南海告以南伐 辛巳贈蘇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以其子前桂州司戶參軍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賜對便殿帝曰昔唐張巡與許遠守睢陽蔽捍江淮較之卿父未為遠過也初邕州將陷緘憤沈起劉彛致寇彛又坐視不救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列二人罪狀榜於市冀達朝廷至

是治起彛開釁之罪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彛團練副  
使安置隨州 二月戊子以宣徽南院使郭逵為安南  
行營經畧招討使趙高副之召李憲還憲久在西北邊  
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憲既而高憲議  
事不合帝因問高孰可代憲高言逵老於邊事願為裨  
贊帝從之仍詔占城真臘合擊交趾 己丑宗哥首領  
果莊寇五年谷蕃官凌戡訥結等邀擊大破之 己亥  
以出師罷春宴 乙卯雨雹 三月丙辰朔進仁宗婉

容周氏為妃 恤欽廉邕三州死事家瘞戰亡士賊所

蹂踐除其田征 遼皇太后蕭氏殂 甲戌御集英殿

賜進士王鐸以下并明經諸科及第出身同學究出身

總五百九十六人鐸邵武人也帝以詳定官陳鐸等取

第一甲不精並罰銅是科得將樂楊時時調汀州司戶

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及其歸也顥目

送之曰吾道南矣 丁丑以廣西進士徐伯祥為右侍

禁欽廉白州巡檢 宗哥首領果莊復寇五年谷熙河



鈴轄韓存寶敗之 庚辰復种諤禮賓副使知岷州韓

絳再相嘗訟其前功故也 夏四月戊戌復廣濟河漕

癸卯詔廣南亡沒士卒及百姓為賊殘破者轉運安

撫司具實并議振恤以聞 甲辰降空名告身付安南

行營以招降賞功詔諸路募武勇赴廣西贈廣西死事

將士官有差 辛亥茂州夷寇邊知成都府蔡延慶乞

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至當自將以往帝遣內副押班

王中正經制詔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離成都 甲寅

遼遣耶律孝淳以太后喪來告帝發哀成服輟視朝七日  
五月丙辰朔詔邕州沿邊州峒首領來降者周惠之  
丙寅復分兩浙為東西路明年又合為一以財賦不可分故也  
丁卯城茂州 壬申詔安南諸軍過嶺有疾者所至護治  
庚辰靜州下首領董整白等來降 六月丁亥詔安南將吏視軍士有疾者月以數聞  
己丑緜州都監王慶崔昭用劉珪左侍禁張乂援茂州戰死  
辛卯詔濱海富民得養蛋戶毋致為外夷所誘

已亥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癸卯以水源等洞蠻主儂賀等七人為定遠寧遠將軍 丁未遼冊蕭氏為皇后封其父祗候郎君必埒哩為趙王叔西北路招討使額哩頁為遼西郡王兄漢人行宮都部署駙馬都尉寶默為柳城郡王宣懿皇后既死耶律伊遜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也蕭寶默伊遜之黨因盛稱其妹美而賢遼主信之選入掖庭至是遂冊為皇后時護衛蕭和克知

伊遜姦狀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林牙蕭  
巖壽密奏曰伊遜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又與張孝

傑相附會恐有異圖不可使居要地乃出伊遜為中京

留守

考異遼史道宗紀是年六月出耶律伊遜為中京留守丁未冊皇后蕭氏伊遜出在立后之前恐非

事實按姦臣傳蕭實默之妹既立為皇后而蕭巖壽密奏伊遜有異圖上乃出伊遜今從之

秋七

月丙辰朱崖軍黎賊黃嬰入寇詔廣南西路嚴兵備之

壬戌城下溪州賜名會溪城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

如漢民 癸亥靜州將楊文緒結蕃部謀叛王中正斬

之以徇 是月安南行營次桂州郭遠遣鈐轄和斌等督水軍涉海自廣東入諸軍自廣西入 八月己丑罷鬻祠廟時司農寺令天下祠廟許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應天府閼伯微子廟亦在鬻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能捍大患者

也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  
細實損國體乞存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追尚前  
烈之意疏上帝震怒批付司農曰慢神辱國莫此為甚  
可速止之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庚寅遼主出獵  
遇麋失其母憫之不射 丁酉禁北邊民闌出穀粟

九月戊午濬汴河 丙寅詔罷都大制置河北河防水  
利司 詔恤嶺南死事家表將士墓 冬十月乙酉太  
白晝見 戊子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罷為兵部

郎中知虢州壬辰貶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為漳  
州軍事判官初王安石與呂惠卿互相傾陷遣徐禧王  
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蹇周輔按之獄久不  
決安石子雱切責亨甫與呂嘉問二人乃共謀取綰所  
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堂吏遽告惠卿  
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曰安石盡棄素學而  
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  
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

之間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  
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  
咎之時雱已病疽彌年坐此益忿恚疽潰而卒安石悲  
傷求去愈切綰慮安石去而已失勢乃力勸帝留安石  
其言甚無顧忌帝再三詰綰綰以實告曰安石門人練  
亨甫為臣言帝令吳充以已意問安石安石大駭即上  
奏曰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為臣子營官及薦臣壻可用  
又為臣求賜第京師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却乞不施



行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綰所為若此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亨甫身備宰屬與言事官交通故有是命綰始以附安石得居言職及惠卿之黨欲傾安石綰皆竭力奏劾之亨甫亦由諂事雱以進至是乃因安石言相繼罷斥 乙未詔東南諸路教閱新軍 遼耶律伊遜既出為中京留守泣謂人曰伊遜無過因讒見出

其黨蕭實默等以其言聞於上遼主悔之會伊遜生日遼主遣近臣耶律拜薩巴賜物為壽伊遜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拜薩巴還以聞遼主賜伊遜車諭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蕭巖壽出為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伊遜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薩里曰初以蕭巖壽奏出伊遜若所言不當宜坐以罪當則不可復召累諫不從戊戌召乙辛復為北院樞密使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

再相也多稱疾求去及子雱死力請解機務帝亦厭安石所為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雱死時年三十三安石為詩以悼之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句蓋以雱比孔子雱嘗作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則又以其父為賢於孔子也 樞密使檢校太傅吳充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珪並守前官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

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 以資政殿學士知成都  
府馮京知樞密院事京與王安石同在中書多異議安  
石頗疑憚之故嘗因事移私書於呂惠卿曰無使齊年  
知京安石俱生辛酉故謂之齊年及安石再相惠卿出  
知陳州悉發安石前後私書奏之其一云無使齊年知  
又其一云無使上知帝以安石為欺而京不阿故復用  
京 十一月乙卯給廣南東路空名告勅募入錢助軍  
辛酉錄魏徵後 甲戌遼流林牙蕭巖壽于烏隗部

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恒以社稷為憂時人為之語曰  
以狼牧羊何能久長 乙亥以安南行營將士疾疫遣

同知太常禮院王存禱南嶽遣中使建祈福道場 己

卯洮東安撫司奏包順等破果莊兵于多移谷 壬午

果莊寇岷州种諤以輕兵襲擊于鐵城敗之 十二月

丙戌郭達拔廣源州偽觀察使劉應紀降 己丑子傭

生

考異己丑宋史神宗紀作庚寅哲宗紀云十二月七日己丑生今從之

董戩使果莊

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甲午遣內侍押班李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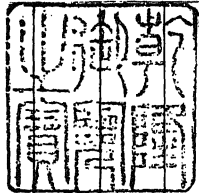
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言自詩書以降迄於秦漢魏晉周隋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唐明皇時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楊思勗為招討使唐之禍萌於此代宗時魚朝恩幾危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卒以輕謀弊賊得罪後世陛下其忍襲唐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又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功成其禍大章再上弗聽 丁酉詔岷州界經果莊兵燹者

賜錢脅從來歸者釋其罪 癸卯郭達敗交趾于富良江獲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遣人奉表詣軍門降初趙高舉達以自代及達至輒與高異高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攜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達不聽高又欲使人齎勅榜入賊中招納達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高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富良江列

船數百官軍不得濟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艦皆壞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首獲洪真賊窮蹙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大軍距交州裁三十里隔一水不得進遠忤於玩寇移疾先還遂班師 冷雞撲誘山後生羌擾邊庾戩詔有得冷雞撲首者賞之木征請自效衆以為不可李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木征盛裝以出諸羌聳視無鬪志憲師乘之殺獲萬



計斬冷雞樸董氊懼即遣使奉贄效順加憲宣州觀察  
使入內副承旨置威戎軍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二